

梅亭西占標準
梅亭

庫文閣内		漢書
函架	特四十二類 一七四二號 一九冊	

合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1742
冊數	19 (4)
函號	3 5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原本の文字など不明瞭な個所があります。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七

新定城書藏

謝除授內除

代魏兵部

丁翁除編修檢討謝丞相

郎省真除叨綴夏官之屬史闡假寵仍紬東觀之
書曾微共二之材况冒兼三之寄一陶厚甚重拜
悚然竊以兵書之在史家近分四種文事之有武
備古號二塗故長槍大劍雖有毛錐之嘲而亂臣
賊子難免麟筆之懼欲兼美職宜屬全材如某者
見謂迂踈貌無操挾少徒志科名之苟得壯始知
事業之無窮頃因去蓬岳之船甘回泛瞿唐之棹

既徧塵於藩閫亦游駕於輶軒州縣十七年詎曰
其年之去國水陸八千里寧論千里而見王敢圖
三朝之會同倏蒙一札之收召義難俟駕禮合造
朝甫入覲於朶雲進班於列宿載惟文昌之務
尤嚴武部之司蓋五材民並用之古無去兵之理
而多壘士之耻也今當整旅之時矧不崇朝之間
兼綴編年之職昔揚雄經歲餘之待詔僅試郎負
至韓愈願年老而著書尚辭史事蛙固難於語海
蚊詎可以負山恭惟某官柱石九筵權衡庶彙合
臯陶合稷契天知許國之心共伊陟若巫賢人仰

傳家之學調十五載更絃之化收七十城憑軾之
功雖當百志之惟熙益思九德之咸事必欲與天
地以相似不容委人物以眇然猥挈孤蹤亦汚高
選某敢不勉思厥職惟既乃心乏姚崇奏決之材
恐空塵於戎部成魏收直筆之願當圖勉於策書

代鍾監丞

震

除祕書省著作佐郎謝丞相

涉筆膠庠正覺永哉之負濫竽冊府復叨儒者之
榮蛻凡骨於高明聳危肝而感激切以圖書之府
實通天上之星辰英雋所躔不受人間之風日未
能免俗何自為郎左太冲之賦三都始求此職岑

文本之奏二頌乃稱是官况黃道日月之明值紫
皇春秋之富鏘韶鈞而蔚虎鳳邁漢九流充棟宇
而汗馬牛過唐四庫職固隣於書蠹名亦近於郎
烏是為清資宜擢素望伏念某楚狂一介鄭重半
生世科不補於遺餘家學僅安於淡泊三仕甘廣
文之冷若將終焉一朝拔從事之尤聊復爾耳敢
意大鈞之播真無鈍鑛之遺因其就湏入之章華
之以不次之擢籍田之友載柝既沐三重博士之
冗不治更榮再轉但欲乞治中而去詎敢窺廣內
之藏蓬弱風波敢望接三神之武叢豔鹽朝暮初無

送五鬼之文忽從米廩之間驟綴蘭臺之屬孰主
張是遂濟登茲伏遇某官命世真儒爽邦哲輔載
萬物以坤元之厚飪百度於鼎寶之和李贊皇五
十四歲而相君其年如父王文正一十八載之當
國惟德之符方宏翕受之規益廣旁招之路有憐
冗散亦玷超遷某敢不讀未見之書求多聞之友
總一百三家之略益深稽古之功撫五三載籍之
遺或上得賢之頌

代江淮陳制幹韓除監丞謝丞相

烏幕充負方驟通於閩籍雜工列屬更躡造於朝

紳不三閱月之思乃兩承天之寵感恩踰分拊己
增慙切惟國朝立法之至公人材循序而後進欲
其脫選必限以六考而舉以五負至若轉丞非內
之列院則外之諸郡縱有特頒之殊渥亦難盡越
於常規蓋須得百年幾見之人乃可稱一歲九遷
之命詎容異數猥及凡材如某者稟質顛蒙賦材
迂滯蚤記教忠之訓未知造道之方摘句分章粗
耻空談而無用陳力就列豈敢大言以爲欺容貌
不能以勝衣智略何有於湊輻適英主際中興之
運而遺黎懷內附之思遂令白面之書生往贊碧

幢之元帥雖戎政無能爲役然君命寧敢辭難齊
人歸疆正可閔離離之黍周行多士詎容伐坎坎
之檀敢圖稟議之來游沐超遷之寵甫離七階之
選遽參貳監之聯家人蓋有嚴君昔居是職癡兒
未了公事乃世此官旣材能不及於中庸又名實
未孚於上下挈提至此稱塞謂何恭惟某官命世
宗工爽邦碩輔積十五年秉鈞之績成七十城憑
軾之功謂明王立政惟人當廣開於塗轍而宰相
代天理物難純用於規繩將收度外之材用作邊
隅之氣必使家室比以出姑爲買馬首之謀故略

等夷特加簡拔其敢不仰銜恩意退激懦衷拍心
誓報於寵靈臨事益思於忠力得人朝廷得人幕
下無愧石洪温造之流遇我國士遇我衆人明辨
中行智伯之報

除國子錄謝丞相

金耀庀司愧乏主書之最璧流選屬叨升糾事之
聯非有清資而致然夫何素望之及此一陶厚甚
三省矍然切以化民成俗由學乎其來已古授業
傳道解惑也必惟其賢况風化之本原尤國人之
矜式雖居小職亦選鉅儒在元祐間實用張橫渠

之輩至紹聖末亦取游建安之流此豈庸虛所能
稱塞伏念某稟姿苦窳殖學踈蕪小人可以小知
無廣大高明之見大慙謂之大好乃瑣碎俳偶之
辭矧至四五十之無聞重感三千鍾之弗洎兩鬢
已雪百念皆冰敢意登畿獲齒筮庫陳人無用苟
安掌故之蹤名士滿前詎堪首善之職忽蒙分席
莫遂循墻有先達者爲之前尚恐後生之可畏占
小善者必以錄益知大播之無垠伏遇某官柱石
九筵權衡百度粉米山藻之色別繪以袞章益梅
水火之味殊飪之鼎寶雖當青衿刺學之後不替

緇衣好賢之心有鱣魚之專俾致螟蛉之祝天
位與共天職是豈出王公之私人患好爲人師特
恐犯聖賢之戒某敢不益磨行檢加飭禮維懲創
孝先之晝眠追隨昌黎之晨入命汝教胄豈徒教
小技之文章匪我求蒙願勉求放心之學問

除國子錄謝執政

抱關金耀已汗掌故之科分席璜宮初乏知新之
學進非有德遷不以勞永言小善必錄之由全出
大鈞無垠之造所感厚甚無謝可乎切以太學風
化之本原其來已古大夫國人所矜式必立之師

故雖尾僚亦關首善道出羲皇而過屈宋猶曰於
我何有哉文規姚姒而逮莊騷尚聞有笑于列者
不善螟蛉螺贏之祝寧無驪駒狗曲之嘲伏念某
學不知方仕未能信呻其佔畢缺師友之淵源著
之話言皆童孺之糠粃冒昧登畿之綬追隨筮庫
之家甲第梁肉之紛紛豈爲我設窮年膏油之兀
兀反教人爲敢意成均獲齒糾錄居然從國子先
生之後何以報王公大人之知伏遇某官該輔天
功奮庸人望收斂攻教恐駑馬有十駕之材搜攬
流離謂鱣鮒皆九戩一選亦既招諸生而立館下

不嫌養萬鍾而教國中悔其孜孜之常課以循循之誘某敢不益磨行檢謹飭廉隅孝先晝眠正恐嘲師之無筭昌黎晨入詎應詰匠以爲楹

除國錄謝給舍臺諫

補文學掌故之官何心高位崇京師首善之化乃尾下僚是名清資非有素望躡進金闥之秩仍依璧水之流三省踈庸一何僥冒切以成均合國之子弟爰立之師簡書畏我之友朋必歸之錄官曹雖小職任不輕在元祐間則伊川橫渠其選至紹聖後則建安龜山之流今雖乏人何爲至我伏念

某志雖語上材不逮中幼而學之亦欲垂竹帛之尺寸齒之長矣初未離溝瀆之尋常甘心此士之江湖絕意真人之官府敢意主文書於几閣又獲陪冠帶於橋門鄭虔無羶亦懼官長之罵邊韶有筭尚貽弟子之嘲碩敢招諸生以來前亦恃有仁人之在上伏遇某官網維國論管攝文盟存先覺覺後之心推欲立立人之學雖當青衿挑闥之後不改緇衣館粲之誠念聖人之及萬民亦惟養士思君子之有三樂無若育材故宮商執爨之桐以規矩登場之不某敢不靖共爾位滌濯其心業精

于勤荒于嬉國當檢在學行之上言之次无願琢磨

除國錄謝葛祭酒

洪

掌故無文學之實正覺靦顏首善蓋風化之原猥容箝尾環顧其中未見可者先達之上爲之前焉忻然小官之不辭樂在君子之易事切以授業傳道解惑也既立之師同寅恊恭和衷哉必率其屬思昔呂正獻長成均之日實舉張橫渠居正錄之官今茲尋墜緒之茫茫詎宜用餘子之碌碌阜蝨草蟲非得其類奔蜂蠹蠹難奏爾庸如某者鹿鹿凡材魚魚末學賦資蹇淺迷高明廣大之天淵涉

世坎艱多患難賤貧之日月漫焉未能信之仕事其不足畏之年茲由儿閣之文書躡綴橋門之冠帶出羲皇過屈宋猶曰儒術於我何有哉規姚姒逮莊騷尚聞諸生有笑于列者况無所挾何恃而前亦惟親大司函丈之間可以習小雅隸三之業伏遇某官以耆壽俊爲社稷臣天下之達尊三公難他遜君子之所教五帝曰汝諧資自治治人之準繩垂先覺覺後之桀獲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今幸立弟子之行陽以暴之江漢以濯之初何畏官長之罵某敢不尊耳瞻視審所步趨商財賄之

有無計班贊之崇庫返不謂矣觀道德於前後聽
教誨於左右願卒成之

除國錄回諸州

掌故金耀已愧曠瘵首善壁流誤叨糾錄載省吹
噓之自一歸披拂之仁恭惟某官以欲立立人之心
推先覺覺後之學黼黻溝中之斷宮商爨下之焦
致茲一寒之蹤分此獨冷之席某未由面謝先辱
手牋有感輪困無詞稱塞

除架閣謝丞相

十年出幕迷舊跡於新蹊一氣轉鈞納陳人於故
府拔之喧囂憇憇之役賦以棲遲偃仰之間蛻凡
骨以漸輕聳危肝而知感切以周九職之任既重
司書唐六典之分已存掌故至若版曹之籍專之
金耀之藏在昔時特曰堯庫之官至聖世則為儲
材之地栽培拱把備震風凌雨之帡幪追琢瓊璠
供方澤圓丘之琮璧豈應庸下偶玷選中伏念某
質竄無竒學落不殖少時磊隗尚抱風雲之壯懷
中歲蹉跎稍除湖海之豪氣漫焉未能信之仕已
是不足畏之年生辰挹斗而揚箕竟失餘而得少
奴星結柳而送鬼柰驅去以復還周行萬里之關

山復累一陶之坯冶馬伏轅而蜷局直爲仰秣之
謀燕巢幕以差池猥沐捲簾之顧南宮攷藝濫廁
使令東閣望塵曾微懇禱忽使接紳綏之武遽令
司几閣之文蠅頭牛腰姑備朝廷之遺忘鼠牙雀
角僅防吏胥之謾欺白日青春了無公事黃簾綠
幕宛是儒生非大鈞妙播物之仁則小人無得與
之理茲蓋伏遇某官經邦碩德濟世元勳竊窺堯
舜君民之心豈數韋平父子之業寶鼎九廟以衣
裳之會金城四方於樽俎之前元齡入相二十三
年求賢則如一日吉甫薦士三千餘輩流澤蓋在

異時顧慙孤賤之蹤亦綴收羅之數某敢不溫尋
宿學討理初心商財賄計班貲恐孤德懋懋官之
意厲廉耻行禮義圖報先覺覺後之恩

除架閣謝五府臺諫侍從

賓水漕之筵正虞謫滿主地官之度猥玷恩除有
憐鞅掌之勞少佚筋骸之束此大鈞侍從妙播物
之巧然小人有乘器之慚切惟周設司書既任版
圖之職漢立掌故實崇文學之流馴至皇朝率儲
清望元豐設庫已重此官紹興正名益艱其選况
三司併歸民曹之後以獨負專庀金耀之藏英俊

聚于闕庭多由此出文書盈于几閣初不爾煩士
當利吾器以俟時上亦慨其根而食實詎容瓠落
獲預茹連伏念某意廣才踈名浮味薄韓子四十
八以後轉負初心柳侯五六從以來無為朝士矧
可憎之面目仍不利於走趨從軍無分寸之功失
勢幾千丈之落燕巢于幕固非丹穴之羽毛蛙拘
於墟亦豈青冥之脚手孰為之地有墮自天拔之
輶軒咨度之餘付以按牘文書之寄開門羅雀得
鼯鼠不食之倉充棟汗牛皆鴈鷺所籍之紙或容
暇日稍理陳編此流俗所謂寂寞之濱而愚儒則
為藏修之計伏遇樞密弼諧兵柄參輔政機強本
朝以折千里之衝舉明主以建萬世之策綢繆牖
戶收義負偃植之材絺繡衣裳辨藻火黼黻之色
肆令謏聞之士亦入旁招之儲某敢不跼伏寬閑
溫尋廢忘歐永叔之辨曲直或得於陳按之觀魏
弱翁之條便宜亦願助故事之奏

代陳架閣

登謝丞相

贊使指於計臺曾微素望主吏文於民部猥玷清
流未論分寸之躋攀且遂斗升之饒嚼少安三釜
實感一陶惟天朝嚴法令之藏不遺片紙而地官

專版圖之掌又異他曹凡財貨之本末源流與夫
家之施舍戒令悉從閣東特設司存故凡守金耀
之明多以儲玉班之彥汗牛充棟雖同鴈鷺之生
涯待兔守株或綴鴛鸞之步武欲諧衆口必取譽
髦如某者才不瘠人學徒是古崎嶇一第志其目
而中眉奔走四方困於心而衡慮亦念聖賢之所
立底須爵位而後傳彼正已而不求於人此言何
謂然居下而不獲於上吾道難行冒焉爲東閣之
趨志在便南陔之養索長安之米衆固擲揄對昆
明之荷再逢搖落敢意篤豚魚之信不肯遺蟣蝨

之微竟挈陳人俾洿故府雀角鼠牙之案牘善而
藏之牛溲馬渤之階梯庶其在此伏遇某官乾坤
間氣社稷世臣寸心結人主之知一力任天下之
重使宅百揆久著經邦論道之功茲惟三孤始膺
貳公洪化之寄文武萬邦而爲憲精神千里而折
衝章章已見於歸疆汲汲不忘於求士殆欲市燕
人之駿故先揖越國之蛙知某親老家貧難以待
三年之艾憐某身勤事左無使虧一簣之山姑令
守几閣之文書庶或備朝廷之遺忘某敢不靖共
爾位增益未能茅甲根亥固已累洪鈞之一氣摺

闡店楔尚希託廣厦之萬間

代舒架閣

祐

除藉田令謝丞相

故府抱書安分百僚之底新畬載耜庀司千畝之
間絲綸始拜於王言耕鑿詎忘於帝力頂踵出生
成之造肺肝深銘鏤之私竊惟周立甸師漢為田
令中古不常於廢置本朝獨厚於優崇端拱親耕
猶附九農正之本元祐著令已班五監簿之前用
為羽儀湏清流而後畀取諸閥閱必素望之已高
如某者學既黜糠才尤蕪穢早荒家訓不自策力
田之科晚藉世資乃就食代耕之祿一官漫尉再

轉負丞會逢除吏八百之恩偶玷筦庫七十之數
心雖同於白水夢不到於青雲適金耀之虛負濫
角巾而承乏小人屬屨食而已既慙地位之高大鈞
坎北無垠更陟天田之峻束吏文於高閣習容典
於曲臺矧當大享之丁辰聿嚴裸鬯其在先農之
乙地正給粢盛使之參保介之間于以聞籩豆之
事漸階閨籍可齒朝紳載柝載芟何敢耻有道之
穀不稼不穡所愧取無功之禾伏遇某官柱石九
筵權衡百辟明堂以序五位適觀四海之會同少
保茲惟三孤實任兩儀之寅亮謂臺閣之儀正湏

子弟庶宗廟之器可交神明不歲八窻四達之儀
式講三公五推之典肆令駑鈍猥備駿奔某敢不
滌濯其心靖共爾位誕后稷之稼有相當益虔晨
正之司帥甸師之屬而耕尚終託天官之造

代舒架閣除藉田令謝五府侍從

故府綴負粗謹吏文之守容臺列屬叨陞帝藉之
司跼綸紵之王言齒簪紳於京秩寵踰望表愧溢
情涯惟漢家田令之官實周制甸師之職歷代不
常於廢置本朝獨厚於優崇元祐定班蓋在五監
簿之上端拱歲事猶附九農正之中馴至中興始

歸宗伯禮樂以俟君子惟寅又欲其惟清籩豆則
有司存弗仕則幾於井問豈圖庸下偶玷選中如
某者 同前謝丞相啓 伏遇某官當世真儒斯民先

覺文武為萬邦之憲精神折千里之衝朝夕輔台
有猷必告于我后夙夜基命不戰可屈於人兵方
將厚益梅麩孽之功諒必廣芝木參苓之蓄肆令
駑鈍猥效駿奔某敢不欽乃攸司修其可願八政
一食勤身敢怠於共盥三公五推拭目尚觀於載
報

代范文思 應銓 謝史丞相

試邑三年之民庸之善狀入京一月玷工尹之異
除身未登光範之門夢非到文石之陛非求而得
何德以堪竊以半面之異孟嘉非相求於未面一
言而得駿蔑亦幾失於無言次焉湏左右之譽褒
否則出公卿之論薦今者絕蚍蜉之援驟而綴鶴
鷺之行是爲特達之知未有報酬之計伏念其一
愚自信三仕無庸初隱弓刀不敢學上書之尉繼
逃麴孽偶叨舉筦庫之家當父母喜懼之年效子
男附庸之役取田疇而伍早知有殺之之歌聞弦
歌之聲晚乃多荒爾之笑偶成善罷能安有去思身

未可以許人仕有時乎爲養已干小宰題治中別
駕之輿敢問大鈞錄時文思索之量誰實吹噓而
送上透蒙摸索於暗中天生五材古豈容於一闕
國有六職今未廢於百工然宮室苑囿之無增且
律度量衡之已正惟服食器用間屬尚方在梓匠
輪輿率多居肆是雖虛轄蓋得實材猶泥猶金固
豈逃於陶冶不稼不穡果胡取於困墨雖銜外翼
肉骨之恩實負血指汗顏之愧茲蓋伏遇某官益
梅家學袞冕出臣一柱擎天獨扶千萬間之廣廈
三槐蔭地詎數十八載之中書每翁受以敷施務

兼收而並蓄惟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既杜閉羣枉之門故求者不予予者不求以恢洪志士之氣某敢不仰思識拔誓竭糜捐赤水無心詎敢作還珠之語白雲在目願終怜負米之情

代衛運幹樸除太社令謝丞相

計幕終更方俟通班之命容臺置屬遽叨司社之除非鈞播之無垠知爨餘之必弃恩淪骨髓感鏗肺肝切惟太祝奉禮之攸司實與正字校書而相埒禮樂自天子出義先郊社之明邊豆則有司存職在典章之習非取簪紳之素望必先閱閱之清

流庶存子諒之心克贊寅清之職詎應庸下遽玷選中伏念某累舉無成孤蹤何取三仕庇身於內幕無足策名一官主畫於外臺僅知守法惟是日畿之奔走實多風浪之侵陵獨慙郊翼之息曲全羈迹盡出齒牙之賜遂足薦章既可脫離選調之灘便使屬厭食小人之腹適值糟糠之在褥小稽松菊之迎門除書有隕以自天愧汗滂流而至地身如病鶴詎容陪鶴鷺之行技止黔馿何足玷麒麟之楯此大丞相所謂采葑之意在小丈夫則懷據疾之慚摩頂放踵而知息糜骨捐軀而難報伏遇

某官棟榑九廟坯冶萬殊少保茲惟三孤獨任兩儀之寅亮冢宰掌建六典並收四海之賢能惟俊又宜在於旁招何巧拙亦容於雜進曲念一門之父子甚如異姓之弟兄輔翼之振德之不遺餘力吹噓是披拂是倍費元功憐某在伯仲之間獨補選階之冗恐某試子男之邑未閑吏道之師必令致曲以有成不忍徑麾之使去天生地育尚難回霜雪之餘嶽峻海深何嘗假涓塵之助受知如此揣分謂何某敢不退省內愆甘求外補成終成始得蒙亟屏之四方使過使功猶願少殫於一得

代董惠州

居誼

除鼓院謝丞相

負丞支郡冒分千里之符承命本朝俾典四方之軌恩逾望外愧溢情涯切惟聖王量能授官寧無差擇君子居易俟命惟有靖共傳明戒於鄙夫史大書於巧宦苟睥睨孔亦為之集皆覬覦雞犬之僊材固難全官亦有限牛溲馬渤雖待用於醫師虫臂鼠肝盍冥心於造化如某者材真樗散性實棗昏科名不補於遺餘塵俗敢辭於抗走楚萍試邑僅逃製錦之傷古枯佐州濫竊代庖之譽冒然乘障許以造朝既得郡於南交漸理裝而西返常鱗

凡介之儔匹自分泥沙雙鳧乘鴈之去來何心渤
澥頽惟推鈍乃辱甄收其求士甚士之求公寥寥
斯道不即人而人自即我愧愧此恩伏遇某官忠
結主知道先民覺大鈞播物惟隨器以剗裁直柄
當摧肯徇情而俯仰察某之蟻子之援知某無鴟
炙之求特使啞鍾入司路鼓爰鵠聞樂不勝疑駭
之情罔象得珠殆匪經營之力某敢不仰承殊渥
勉策孤蹤守虎豹之關無使君門之壅達豨豚之
訟必思民瘼之通

代回鄒泉州賀新除

應龍

夏辟三千參聯非績及官六十攝長何庸非併懍
實免其震凌則川藪密藏其汗疾恭惟某官儒者
給事王之蓋臣海水數弄明月珠茲亦竒矣曉漏
追隨青瑣闥誰其似之曲爲蟠木之容未許槁梧
之暝然以挂冠之歲月居然曳履於星辰恐噴人
言誰併予羨欲乞骸骨而去更借齒牙之餘某視
蔭可驚託根自喜望崦嵫而勿迫漸爲歷吉日之
謀驅曲豐隆以寄聲敢致登閣風之祝

代回諸路賀新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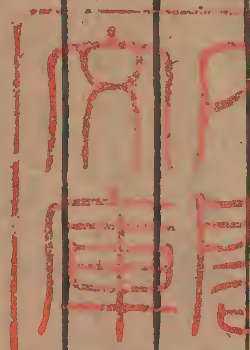
旅小宰之班深慚久假渙大昕之號猥遂爲真雖

參筆崇之華實懼旌曩之溢未遑摧謝先辱飛牋
鏘然韶鈞杳默咸池之奏粲若藻火扶持夜燎之
光徒深篋衍之藏莫效擔綸之報

代回衆官賀新除

攝事貳卿閱時無補蒙息進律滿歲為真曾巽謝
之未遑辱謙撝之先及燁然駢麗寵比畸涼續制
有器不克視施而為報襟期甚厚惟當永矢以勿
緩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七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卷之八

謝除授外任

代潭州鄒帥 應龍

謝丞相

守藩灘水莫奏膚公分閩湘流又承嘉憲仍進璧
奎之直益華翼軫之旁知勤洪造之甄陶敢廢小
夫之竿牘恭惟 某官 乾坤間氣社稷世臣一日萬
機殫輔贊弥縫之力九州四海知親附鎮撫之心
故齊人章又有侵疆之歸而魏地糾又方樂郊之
適非用儒無敵於天下何不戰可屈於人兵惟公
克成厥終永息四夷之警俾予從欲以治允為萬

世之功况方中二十四考之書詎容專五三六經之美某以違東閣幸宅南交徒以奉萱草之親難於戀梅花之外所祈便養徑歸綿上之田亦欲投閑稍養漳濱之疾豈意大鈞之塊北復容小袖之回旋爵祿兩崇敢但襲荆潭之唱和中和並布庶無傷衡嶽之扶輿

除成都漕到任謝史丞相

伏以再命典州愧偏城之玩愒六條遣使玷本道之轉輸不由推轂之功全出轉鈞之賜恩隆頂踵感激肺肝竊以益部夙繫使星星詎知其隕石成

都舊稱陸海海鳥料其揚塵蓋自利路之荒殘尋至潼川之剽掠督責惟深於西道邠勞良慘於北山巧婦尸之尚難責無麪之餅老農墮其若為取不稼之禾伏念某多病不材至愚極陋少年躁妄夏蟲語冰而不知中歲險艱吳牛見月以猶喘進既乏大雞之效退已孤鷗鷺之盟天宇浮眉尚青眼逢迎之舊雪山到面驚白頭彼此之新比聞驪駕之虛大有鸚書之薦蜀人題柱頗榮弩矢之前駮吳客思尊恐負樵蘇之後爨駭采封於下躰孰蟠木之先容人則擇官官則擇人上恩異其用者

不才才者不用外議謂何此蓋伏遇某官柱石九
筵權衡六幕愬帝載使宅百揆燮和歷二紀之間
立太傅茲惟三公舜遜閱十年之久蓋欲復文武
之境然後受周畢之封帝王出萬全率由先正舊
典之式春秋大一統迄還寧久有指之疆率土莫
非王臣皇天既中中國始由孤棘出正顛槐窺於
我如浮雲之心豈貪富貴有迨天未陰雨之責尚
克綢繆眷言黑水之惟梁正箸青天之轉粟飛芻
既急刻楮尤艱知其熟魚鳧之游念其無蚍蜉之
援特加識察俾效馳駘某敢不思廣咨諏力圖任
負三十鍾致一石無敢辭難百畝分食九人亦當
加念惟知黽勉皇恤驚庸流馬木牛儻可息民而
休士豢龜籠鶴終希置散以投閑

除成都漕謝政府

連四千石之任茂聞蜀郡之歌餽十萬竈之屯仍
玷益州之分由支郡馳駘於本路恐短材弊孽於
長塗令先甲以惟行命重申而莫避竊以雲門陸
澤夙稱要害之膏腴石棧天梯素忌吮磨之牙血
六步七伐周不愆於庸蜀十鍾一石漢實散於西
南兵不寓農今益異古三逢單闕之歲壹無強禦

之人萬夫莫當之劔關跋跋奔走五百餘里之石
穴綽綽去來戰不因糧敗必仇餉剗心醫眼忍能
閉眼而不醫推髓剥膚安有曼膚之可剗此際把
天隅之繡何術流地上之錢伏念某不材之人無
用於世教胄之祝頌之效監州無展驥之功三暑
黻侯分終身之不齒一寒尾屋甘俛目以爲眉未
能消愁嘆之聲更莫玷禮樂之遣依連而泛綠水
况當傍籌邊之樓轉粟而上青天又可訪支機之
石然造幣則刻楮難於刻玉調夫則鑄人重於鑄
金刈葵已覺其傷根緩步又難於拯溺跋胡彘尾

劇目鉢心昧於一來瞠若四顧恭惟某官基命兩
社棟國九筵太微三光風霆閱流形之用洪鈞一
氣雨露無甘苦之分已欲立而立人道先覺以覺
後謂江漢朝宗于海必導岷而導嶓當荆益跨有
之時欲保吳則保蜀重載必歸於牛負畏塗何止
於烏飛雲深怜滴博之邊冰解思先零之漕乾矣
曠矣遇人之艱難矣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某
敢不盡力鞠躬愛人節用安危之意注將相使臣
非敢與聞錢穀之問至廟堂君子惟能通志

除成都漕謝侍從

無中和之歌轉上聞於太學有禮樂之雅獲下拜
於少城十年出幕之孤鴻萬里題橋之駟馬超迂
寵甚稱塞闕然靖循表選之由定出裏言之賜竊
以收蜀而給轉漕史稱蕭何之功諭巴以擅運輸
文見相如之檄非天府前腴而後瘠殆雪山昔重
而今輕萬甕萬牛窘韋臯之去鎮一琴一鶴欠清
獻之乘輅况從漢棧之囂闐不見秦兵之耐戰益
州疲敝民不聊生劔閣崢嶸君誰與守飛鳥挑虫
當亟徵於後患木牛流馬詎且付之庸人如某者
志本能熊才終鹿鹿蒲頭素髮意本蕭條眯目黃

塵法當憔悴進豨於館下以冗見治希驥足於
治中無才可展火燄生於兩角月影轉於半輪雖
游擁於雙旌悄無聞於五袴適承驪駕之缺驟蒙
龍節之盼來者不子而子者不待求此恩厚甚食
以足兵而兵不足於食茲事奈何冒哀顛而弗回
恐顛隳之難免茲蓋伏遇某官國之元氣學者泰
山倦二先天下之憂卓卓得聖人之任論思獻納
精神折千里之衝取度詢謀採訪十道遠之選萬
里東溟之隔導江河以朝漢十年北風之涼閔岷
峨之悽愴行二且止避御史難麻并以捫參皇二

者華遣使臣且翁箕而挹斗某敢不問民疾苦察
吏否藏寧損食以節衣無剝廬而豐屋成蓬婆之
雪謹操蘇武之節旄跂織女之星徐閔張騫之石

徐成都漕謝檢正都司

分江鄉之符偶綴益州之分出澤國之節就令周
道之馳輕孤熟路之車大乏生財之道循墻莫避
叱馭知慚竊以中和布宣金馬亦煩於遣使疲敝
危急木牛尚困於餽師蓋窘十餘鍾一石之輸頗
仰三百萬斛穀之糴比既失丘山之暴二乃專責
原隰之皇二琴鶴清規或又似劈琴而煮鶴繭絲

拙計今不待成繭而取絲委之鴛庸何以黽勉伏
念某秉心抗直涉世迂踈綿力薄材位合居於人
下虛悲空警憂乃犯於衆先甘以狂愚老於廢棄
慨一寒之去國驚十暑之浮家晨入太學而招諸
生投閑乃分夜發清溪而向三峽假守非才方弄
月於峨眉遠觀風於海眼誦詩授政敢曰使四方
而不能咨難為謀是當拜五善以求獲此蓋伏遇
檢正司存雨露身逼雲霄檢詳彌綸省闈弼亮廟廊
編修司存雨露感會風雲詳定燮和帝載翊贊天樞
左右身為國史君舉必書推轂多有味之言蒙霧

不知之潤謂吳蜀相為唇齒當廣咨諏得信布以
任爪牙亦資餽餉有可福虛危之次諒多憚參井
之捫病駒弗稱於文羈老馬或諳於故路藐然外
服假以裏言乘白露以采葭俾青天之轉粟某敢
不愛人節用盡力鞠躬勉千里之羸糧甘三年之
刻楮然公車實無希於暮召任錦城能不願於早
還四牡還歸而苞栩載飛且謹成西山之雪萬象
皆春面孤槎自客何因近南斗之星

除成都漕謝李制置

守江鄉之符正慙玩愒出澤國之節濫備將輸亟

控需章異回渙汗茲奉大元帥之承制必欲小行
人之疾驅冒昧滌紅凌兢布白伏念某百無操挾
獨有迂踈學無所成空散精神於蹇淺仕未能信
僅存肝膽之輪囷立館下招諸生一鳴輒斥坐堂
上稱太守再鼓已衰獨感吾選韓厥之知皇顧孰
殺子產之怨止湏書考力乞投閑敢圖清朝驟昇
漕事惟成都夙稱陸海海已近於揚塵而益部舊
號使星星今同於隕石熬波無潤刻楮難成百畝
食九人寧忍奪金於白晝十鍾致一石尤難轉粟
於青天此豈庸奴所能黽勉聞將軍之令不聞天

子之詔敢不膝行急觀察於賦與急刺史於民尚
祈指教恭惟某官識弘且毅氣直以方學廣而聞
多才全而業鉅光猗蘭之葉世載其英勁前茅之
權帝嘉乃績受任危難之際折衝談笑之間夷虜
膽寒士民心服薦吳起薦西門豹悉送吹噓咨向
寵咨郭攸之尤加摸索有如蹙蹙亦俾驅馳某敢
不恪奉六條圖拜五善維駒維騏維駟維駘敢自
怠於鞭笞我任我輦我車我牛願少寬於轡策其
為頌俟罔既敷宣

謝黃制副賀除成都漕

某受容察於偏城正虞謫滿昇將輸於一道安得
誤除知必出於流言迺遽蒙於往記蠅雖貪於附
驥犬不足以續貂使萬一如傳聞當再三而懇避
區區之懇續續以陳比羞頰繁其愧施輕而報重
茲奉竿牘不覺情過而禮踰百感稠重尺牋勃率
亟具申稟仰乞丙原

謝順慶李知府賀除成都漕

某蕭然塵土殊乏郡庸聞之道塗謂有使命知流
言之難信省孤跡之不堪正使誤除亦當請免敢
圖采聽便辱品題某有感歛揚實無被受不稼蔑

取禾之理負乘惟致寇之憂先布尺牋少攄寸悃
嗣規申控敢幸丙原

代羅制機燠改除太守謝史丞相

假守漢源冒控陳情之請改麾晉嶺實諧便養之
諸寬庭闡萬里之懷出坏冶一陶之力福如天而
徼受感無地以寄言伏念某殖學踈蕪賦材蹇淺
詩書門戶所求無忝於父兄塵土簪裳其實徒勞
於州縣倚閩山而製邑攀蜀道以籌邊過灑瀕百
牢之関甚安蓮幕叱邛徠九折之坂忽冒竹符惟
此沈黎界在雪嶺綏懷六詔安有竒功荏苒二年

僅無乏事起家至二千石萬有餘榮倚門有九十
親一則以懼敢謂洪鈞之轉復容畫戟之森許邛
笮之還轅拍衡湘而易組蓋范史之傳循吏僅十
數人如桂陽之有治聲乃二三輩尚詭圖於後效
期力企於前修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姑俟及瓜之
戍孰主張是孰綱維是俾全啜菽之驩揆厥所元
亶知其自恭惟某官名垂宇宙力負乾坤作室而
厥子肯堂有偉相門之相若金而用汝作礪是維
功令之功談笑却萊人之兵笞係制單于之命陰
陽和而在內附何難外撫於四夷上下交而其志

同尤欲曲成於萬物故知椎鈍亦預甄收某敢不
刻骨藏恩指心誓報乃瞻衡宇快林鳥反哺之情
當走京師窺槐龍顙面之拜

代董通判

居誼

除知惠州謝丞相

佐州東輔偶計日以合符乞郡南荒忽何天之從
欲雖云小壘亦出大鈞請裁狂簡之章少荅生成
之造伏念某蠢書淺學鴈塔未科自役俗吏之塵
始習癡兒之了依蓮何有薦屢刻於公車種秫既
登政偶安於田里冒昧題輿之座聊息吾黥解后
越俎之庖偶調衆口煩需章之交上冀渙渥之留

中人豈不自知耶小才未容於大用仕者行其義
也分憂亦所以近君輒從五嶺之間乞乘一障而
去蹌蹌儀鳳鷁自分於退飛跼跼墮鳶馬何辭於
後殿鵝城斗大鰐穴淵深飽惠州之飯讀淵明之
詩茲亦竒矣使渤海之民沾宣帝之化所願學焉
恭惟某官佐王經邦量能授職雖馬渤牛溲兼收
並蓄何所不容然蠅營狗苟驅去復來奚其為政
凡干內補悉與外除求仁得仁我則異於是以德
報德公其許之歟某尚遠戍期敢忘政學一麾乃出
守孰非大丞相之恩庶民所以安願課良刺史之效

除武岡通判謝丞相

散人細滿于續食於本朝宰物曲成特轉丞於支
郡詎能希展足之驥賴未廢病賴之駒愧溢情顏
感踰分願伏念某平沉庸俗全抱拙踈骨相既屯
乏雲雷經綸之學丘園自賁非河漢黼黻之文猥
蒙養士之仁濫綴教胄之屬經筵之嘲未發誇篋
之惡已盈先生學雖勤言雖多譽難酬毀相國禮
之過知之至罪上從疑俾奉叢祠實為寬典掘雲
而破嶺嶼歸尋黃獨之苗乘月而弄潺湲飽飲紅
泉之水倏三周於歲籥冒一問於化甄茲蒙天恩

俾貳斗壘都梁樂土巫水舊嶠崇寧拔縣而升軍
甫百餘歲嘉定握僉而置倅方一二負及瓜之戍
雖遙種漆之謀有待威為龍蛇恩為赤子當贊郡
條小不虺蜮大不鯨鯢仰憑國力恭惟某官得聖
之任為帝者師父子繼世三公邁史冊仕漢朝之
績明良慶會六字紹越王輔 孝廟之勲鹽梅水
火鼎實惟和粉米締繡袞章亦別存竹頭於舸艦
拾桐尾而宮商念推鉞之無他嘆陸沈之已久日
月出矣時雨降矣將令萬物之得宜江漢濯之秋
陽暴之寧忍匹夫之不獲因其素出於門下使之

姑試於治中某敢不滌濯其心靖共爾位思稱屏
星之重圖為杯水之消魚尾既頰詎敢急斗升於
東海烏頭可白儻或憐三匝於南枝

除武岡通判謝宣參政

續

祝釐秩滿干續食於大鈞宥過息深俾轉丞於小
壘得逾券外愧溢情涯伏念某全蹈拙踈見謂庸
俗乾愁漫解初非了事之癡虛警空悲直坐信書
之誤偶蒙光範擢糾成均韓愈之赤箭之材徒勞
晨入鄭虔荒蒼苔之屋端合早歸獲領叢祠允為
寬典青精可飯居然之大藥之資黃獨無苗聊爾

託長鑱之寄三年于此百念蕭然誰為推轂之言
忽有題輿之命青袍朝士之最困遽借牙緋黃紙
除書之無名特加齒錄雖尚俟數年之成亦強名
半刺之官伏遇某官弼亮天功辨章人物贊一氣
洪鈞之橐籥覃萬間廣廈之幘幪天地為鑪造化
為工力扶公道江漢以濯秋陽以暴洞見物情閔
其嘗誨館下之諸生使之姑試治中之別駕初無
驥足之可展姑見牛溲之不遺某敢不銘骨鏤心
洗腸滌胃七年之病三年之艾未容急祿以代耕
百畝之田五畝之桑且合力農而報國

除武岡通判謝葛劍書

洪

奉祠秩滿學辛祿於天朝起廢恩深轉爲丞於斗壘自匪推當時之轂何由題仲舉之輿拜渥自天歸恩有地伏念某材真無似命亦不猶糞壤孤豚初豈願犧於太廟榆枋斥鷃抑難附鳳於高岡其能藏畔以自埋猥取入朝之見嫉館下之誨言未既粗免嘲師臺中之評以爲傾渠能原毀兩年雲卧百念冰消負米爲身飽只增於多感析薪無子賤亦覺其有涯任諸公臺省之登甘此士江湖之落獨嘗侍夫子之履舄頗辱知小人之肺肝方通

國稱康章之非乃逢人說項斯之言一仲於今已况受殊知身未可以許人詎容弗許伏遇某官四朝元老一代真儒自治治人所學皆周孔之學先覺覺後斯民即堯舜之民從容取日於虞淵談笑作霖於商野耆壽俊在服精神真足以折衝救寧武圖功夙夜密陪於基命獨念江濤之如此深思人物之眇然與其倚信於詐忠不若收羅於賢直留何蕃於太學昔誰從祭酒之言處士元以治中今端出將軍之力有感在此無謝得乎某敢不銘鏤殊私激昂晚節且忍飢而待麩無乞酒以厭

乃辱綴太常之屬亟令脫小宰之銓計校平生擢
髮固難於數罪躋攀分寸吹毛宜速於求疵牽牛
自分於奪牛失馬敢期於得馬適嚴君之引疾從
神圍而祝釐懷眷亦庭闈之情欲甘啜菽願出宰
山水之縣少俟及瓜忽蒙一陶之仁超墜半刺之
任宜春多勝蓋具見韓昌黎之詩尔袁得賢亦足
考李泰伯之記詎應伐輻猥玷題輿拔之沸湯烈
火之中分以清風明月之寄子來幾日我有二天
伏遇某官心契禹臯道侔伊呂書汾陽二十四考
事方半於古人取河朔一百餘州功已高於今日

璇璣密運而屢躋豐稔寶玉來歸而重見泰平時
惟萬世永賴之功尚恥一夫不被其澤若老幼幼
皆重費於保全子子孫孫將若爲而報稱某敢不
銘恩鏤脊圖報誓心肉骨之勿翼之可坐湏於泥
軾吹噓是披拂是尚終托於化爐

除兩浙運幹謝丞相

掃門執贄冒干相國之知得闕登畿俾贊使家之
畫免待及瓜之次足寬索米之憂頓令小人之屬
屢實感大鈞之塊北伏念某學落不殖器窳無竒
一科玷鄉老之賓三仕作諸侯之客鉢心摧胃僅

來始逃僉擬似若取禾於不稼然當肯播於厥菑
如某者百拙無堪一愚自信耻襲懷綳之簪笏妾
希弓冶之箕裘豈知下俚之音不中儀曹之度能
門有矜式也獨無公貺之科有司豈枉我哉姑利
齊生之器欲返邯鄲之步更爲湘水之行適是親
闈旣移他鎮姑求筦庫之節以慰倚門之思敢意
甄收曲加器使猥從新府復得舊除畫棟朝雲此
非吾事短檠夜雨姑與心謀不勞奔走於顏行賸
可周旋於膝下碧幢整暇更無可奉之文書綵服
雍容此外何求於造化茲蓋伏遇某言道先民覺

漿不利走趨梅福難班於文石尚能拜起李臯願
躡於武岡

代衛太社撰除袁州通判謝丞相

徼恩改秩誼難社下之留乞闕養親許待治中之
次川藪密藏其汗疾帡幪曲免其震凌終始生成
後先超躡全出大鈞塊北之造請陳小子狂簡之
章伏念某天巧素慳地寒寡挾父書是讀願載續
於世科門蔭可羞空屢偕於計吏崎嶇三仕蹉跎
七階獨蒙公相之憫憐不翅子姪之覆育燕巢于
幕方欣得近於樓臺魚潛在淵敢望上汗於池沼

